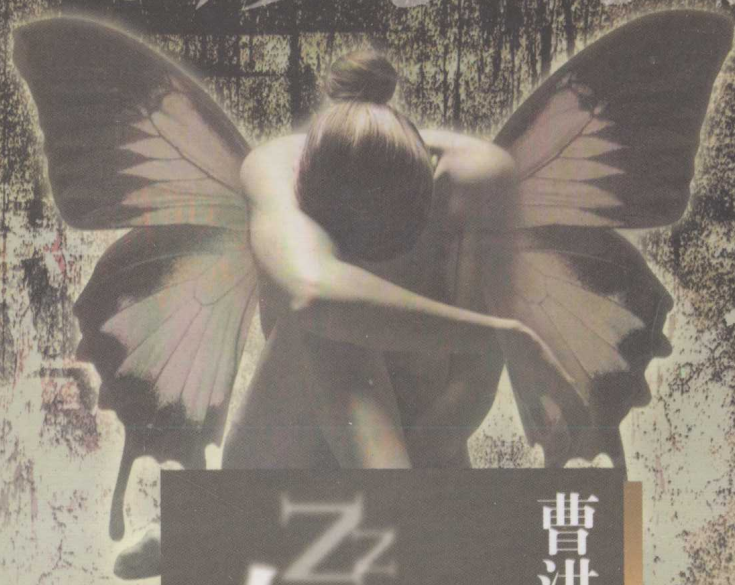


小说  
结集

# 女房客



女房客  
Zuufangke

曹洪波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女房客

I267

1094

曹洪波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女房客 / 曹洪波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0  
( 南阳青年作家文丛之一 )

ISBN7-5059-4794-X

I. 女… II. 曹…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679 号

书 名	女房客 ( 南阳青年作家文丛之一 )
作 者	曹洪波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 100026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东升
责任印制	李寒江 王东升
印 刷	北京南召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35 千字
印 张	5.5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60 册
书 号	ISBN7-5059-4794-X/I.3763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追求诗性的人生

(总序)

## 行者

人生在世上，总是要有一点追求的。有人追求名利，有人追求金钱，有人追求实在的物质，还有人追求形而上的精神。

公允地讲，对于人们的任何一种执著的追求，我们都无权予以贬抑。因为这些追求，无非都是为了使人生更丰裕更美好更质量一点罢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一句心里话：就是你在获取生存的基本保证的前提下，如果再有一点儿精神层面的追求，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它能使你的人生充实生动、与众不同，因而显得更有意思和充满诗情画意。

应该说，对于那些具有精神层次追求的人们来讲，文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学所具有的特质。文学的特质是什么？文学是一种宗教又不是一种宗教：它具有宗教的特质又没有宗教的形式。文学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又不是我们的生活：它是一种更具本真意义的更真实的生活。它介于宗教和生活两个层面之间，但却没有宗教的那种虚幻飘渺和难以触摸，而又能使我们更接近于人生和生活的本质，并且还可以将其上升到理性和精神的层面予以拷问。这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吗？

我们南阳地处汉文化和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交汇点。南阳人自古以来就有追求精神和思考社会人生的优良传统。这种

优良传统直接形成了南阳历史上文风昌盛、文人辈出的巍巍奇观。南阳历史上出现的以张衡、朱穆为代表的汉代作家群和以岑参、张继为代表的唐代作家群，就是这种奇观的最突出的例证。进入新时期以来，社会变革的云涌浪击和改革开放的风雨浸润，又催生出一个以乔典运、二月河、周同宾为领军人物的当代南阳作家群。目前，这个作家群体不仅已经在河南和全国小有名气，而且在全球的华人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南阳人的自豪与骄傲。

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作为一个创作群体，虽然现在南阳作家群的阵容依然庞大，但是其自身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却不容乐观。因为其一，作家群中的几位领军人物虽然宝刀不老，雄风犹在，不断有新作问世，但年龄已进入中年或老年，身体状况和创作锐气已不似从前；其二，正当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作家，却大都工作繁忙，公务缠身，很少挤出整块时间进行读书、思考和创作，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三，作为南阳作家群的未来和希望的青年作家虽然人数不少，但是其创作水准普遍不高，创作毅力也普遍不是很强，能够在省级和全国报刊上持续发表作品的尚不太多。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次由南阳市作家协会组织编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南阳青年作家丛书》，就是我们为解决这一问题，整体展示南阳青年作家的创作阵容，进而激发广大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推动南阳文学事业持续向前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有益的尝试。

这次入选《南阳青年作家丛书》的十位作家，虽然都是“青年”，而且作品的水平也较整齐，但是他们之间的年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各自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环境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和不同，也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各自的生活视野和创作风格的不同。刘正义的小说多写七十年代自己所经历的农村生活，作品坚实而厚重，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和锐利的时空穿透力。他

的长篇报告文学《南阳突破》，近距离地反映南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反响，是南阳长篇报告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宋云奇是个多面手，既写小说，也写散文，隔三岔五还写一点评论。但他似乎更钟情于自己的小说。他的小说写农村，也写城市。写农村时，他用城市现代文化的眼光予以透视；写城市时，他又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棱镜予以观照。小说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批判意识，读后多能给人以现实和人性的启示；石丹的小说专注于自己最熟悉的金融领域，专注于最熟悉的人和事，具有浓厚的黑色幽默和调侃意味，但幽默和调侃只是表面现象，隐在背后的是对于社会人生的犀利批判。此类文本在南阳似乎还不多见；水兵的散文近几年有了较大的进步，他已不再满足像以往那样，对于他所生活过的农村多是充满情感的单调回味，而是上升到现代文化的思想高度，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又爱又怜的深层批判，使其散文具备了较高的品位；祖克慰的散文近些年也经历了很大的跨越，这种跨越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他过去的散文多是一些社会人物和风景的描摹，比较散乱和零落。近两年他把目光重新专注于所熟悉的乡村生活，创作出一批人物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文化底蕴丰厚的乡土文化人物散文，使自己的散文创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曹洪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的励行者，因而他的小说多以他熟悉的农村生活为题材，以饱满的情感叙写他所熟悉的人和事，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性的张扬和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批判；韩国民是一个年轻的执著勤勉的“老诗人”，他的诗凝练、浑厚、深邃、悠远，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蕴涵和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其诗作所呈现出的品位在南阳的诗人中还不太多；熊鹰的手里握着散文和诗歌两把刷子，这两类文体他都能随手拈来随意铺陈。他的诗文大多充满了奇诡的意象、怪异的思绪和才情张扬的创想，让人读后往往惊异连连过目不忘；徐文的散文和小说都写得很好，文章中充盈着厚实的

积累和博学的旷达，飞扬着内敛的智慧和超验的魅力，给人一种不可限量的前景展望；马萌的小说是一种标准的青春小说，这样说不仅仅是指小说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小说在写作技巧上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和诗性的探索，这种张力和探索，为其小说的继续拓展预示了多种可能的艺术指向。

以上所指十个人中，有的坚守传统，有的热衷于借鉴西方现代经典，有的偏重于个人经验的揣摩，有的追求飞扬的想象力，有的崇尚思想，用艺术演绎智慧，有的试图用自己的视角整合文化，重组知识——对于南阳来说，不少人的文风已经具有开拓的意义。这是很可贵的——文学本质上就是个性，就是创造。他们的意义不但在于他们创造了自己，证明了自己，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承续着我们南阳的文脉，将其发扬而光大之，从而把南阳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事业推向更高更新的台阶。

这十位作者，是我们南阳文学之林中的十棵树，他们的成长与拓展预示着南阳文学的未来。但是目前来看，他们大都还不够高大。他们的影响多数还没有走出南阳之外。他们自身还有不少缺点。他们需要扬长避短，继续膨胀、发展自己的特色，广泛地吸取营养，修补或规避自己的缺点，努力走出南阳，在全国文坛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以上所言，也算是对于入选《南阳青年作家丛书》的十位青年作家的一个激励，也是对他们今后创作的一个启示。相信他们都已经发现了自己作品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已经找到和正在寻找弥补缺陷与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期望十位青年作家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愈走愈好。

相信他们的人生会永远诗意盎然，充满轻松与快乐！

2005年7月20日

# 目 录

追求诗性的人生(总序)·····行者	1
女房客·····	1
秋杀·····	13
晦年·····	26
卡四出差·····	39
家事·····	58
水塔·····	73
老人与树·····	76
杂姓·····	82
留守女人·····	95
纯情无痕·····	119
碎瓶的故事·····	125
雪落无声·····	140
后记·····	168



## 女房客

她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县城车站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街道上两排陈旧的路灯发出幽暗的光亮。天非常的阴冷，寒气直扑人的面颊。有风吹动着路面上零乱的塑料片纸片，擦出滚动的细碎的响声。

有人开始注视她。一个穿着单薄、打扮新潮的年轻女人出现在小县城肮脏的街道上，多少会引来些猎奇的目光。她对那些一扫而过的目光没有过多地在意，她在意的是这个县城在她造访时竟没有任何的变化，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还是这样。本来就忧伤的她，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加忧伤和凄楚。

一个出租司机仿佛瞧上发财的机会，颠颠跑上前去，很殷勤地问，小姐需要坐车吗？他看到她苍白的脸色和涂口红的薄唇是那样的不协调。而她在昏暗的路灯下用一双混浊斜视的目光瞪了他一眼，使出租车司机吓了一跳，认为活见了鬼。那个出租司机收缩了一下脖子，倒退一步，说：有病呀！这女人。

现在，她必须找一家旅社住下。天出奇的寒冷，穿着单薄的她，已被冻得无法再支撑了。手里的提包竟使胳膊累得没有一点劲儿。那只看似沉重的提包，实质上并没有什么重物。

穿过这个县城的一条路的时候，她发现了这个县城的邮

局所在地，她的脸色微微地露出了一丝微笑，她觉得她必须滞留在这个县城里了。

县城里有许多旅社，旅社的标记是挂在电杆上的长形玻璃框，框内有灯，框上标出旅社的名称和指示方向的箭头。她很快就找到了一家，是家私人旅社。她按照灯框的箭头七拐八拐地走进这家旅社时，竟发现这家私人旅社里住了许多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旅社老板没有按要求叫她出示证件登记，这很合她的心意。她要了一个楼上的单人房间。房间里单调极了，没有生火取暖的炉子，只有一张硬板床，床上是两双极薄的被子，一张破旧的桌子，桌子上一只茶缸倒扣着，上面落满了灰尘。老板娘下楼给她提了一瓶开水，斜斜地看了她一眼就下了楼。这是今晚要住的地方，屋里并没有多少暖意，她却反而感到有些温馨，更使她感到温馨的，应该是她有了回到家乡的感觉。

女  
房  
客

这个旅社的老板是个女的，自打她走进这个旅社，那女人第一眼看她的目光就叫她难受。她是该受这种目光的女人。她的样子也太与这个小城格格不入了，在这个深冬的寒风里，你是很难找到一个像她这样穿着滚边棕色裙裾的女孩的。她的冬裙虽然质地非常的好，非常的高贵，但阻挡不了突然袭击着这座县城的寒流，她认为家乡的县城一定是进入寒流的季节了。

那瓶开水使她想到了口渴，她喝了两缸子开水，喝得浑身有了热量。她需要洗上一洗，可是这里不是她的别墅，不是高级宾馆。她只好把瓶里的开水倒进脸盆中，又把盆架上那块脏兮兮的毛巾丢进水中，她抽出白皙细长、却有些瘦弱的手指，试探了一下水温。水温在脏毛巾的浸泡下，极快地降了下来。她把毛巾在她无肉的双手间揉来揉去，把脏毛巾洗了两遍，然后用毛巾擦脸。这原是非常白净动人的面孔，现

在却黯然失色，像一张极薄的雪白的纸片贴在脸上，随时都要抖落。她用热毛巾在脸上敷来敷去，热水给了她这些日子少有的快慰。她的脸甚至有了些血丝，心情也不那么沉重了，她甚至不怕寒气袭进屋中，把门也敞开了。洗罢脸她站在二楼的栏杆上远眺，那姿势像要飞动的鸟儿，让出出进进的客人朝她望。那些在昏黄的灯光里望见她的人，没有不在心中惊叹她是个绝色的冷美人儿。

从走廊里走回屋中的时候，她有了睡意。在路途上她没有休息好，为了她那个不太重的手提包，她几天几夜没敢安稳熟睡了。她把床上的被子拉开，那被子有股很重的霉气。她耸了耸鼻子，却不像很是计较。

她修长的身材很快就从那身冬裙里褪了出来，被子还算柔软，好暖好呵！她心里说。屋里灯光一直亮着，这几年来她养成了开灯睡觉的习惯。可以前灯光是多么的柔和迷人呀，像是在梦中，现在这灯光却刺眼难耐。她的主意就是不让自己的眼睛对着灯光，她看了看腕上的表，还不到一点钟，这就是说她要比平时早睡两个多小时。

睡下没多久，她听到有人敲门。敲门声又轻又缓。她已经睡意朦胧，朦朦胧胧中的敲门声，使她仿佛还置身于富丽堂皇的别墅里。她梦呓般地问，谁呀？

敲门声还在响，她就用一种亲昵而又生气的语调说，你不是有钥匙嘛！

她在未到这个小县城之前，无数次地在睡梦中出现这种事情。她的幻觉告诉她，这种事情又出现了，然而敲门声消失了。可是突然她被一双凉凉的手惊醒，她意识到她的房间里出了问题。她激灵般地坐起身来，薄薄的睡衣抖出一双丰乳，她忙用被子遮了。刺目的灯光下，一个男人尴尬地坐在她床前。她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如何进了这个房间的。

她非常气愤，脸色变得更加苍白。那个男人看到她的脸就有些惊恐，但没有离开的意思。她用手摸索到床头提包，那提包还在。她舒了一口气，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她看了看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嘿嘿地朝她笑了两声，满脸的色相。那个男人长得不算太差，三十五岁的样子，看来有些身份。她没有立即撵那个男人走，而是平静地和他说起了话。

我的房门不是锁着吗，你怎么到我屋里来了？她尽量用几乎忘掉了的本地口音问。

是你叫我拿钥匙开门哩！那个男人用纯正的本地口音回答说。

那你是来干什么来了？她想不起来她叫他拿了钥匙。

我……我……你……你……。那个男人吞吞吐吐起来。

我你什么呀，你说呀！她的声音非常温柔和动听，甚至有点嗲气。

那个男人不敢贸然说下去。看来他不是个老手，在这种小旅社里寻找女人的男人，大概没有什么大的出息，她想。她又平静下来。

她说，你走吧！我很累了。

她说，哪里都有你们这样的男人。口气里有一种埋怨。

她说，为了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走吧！这一句话她说得简直是没头脑了。

那个男人走出房门后懊丧不已。他想她怎么会知道他已经有了妻子有了孩子呢？她认识他？不可能！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他想这个女人真是怪物，她如果不是那种女人咋会叫他拿钥匙开门呢？她不是那种女人她的房间进了陌生男人，她怎么不叫不喊，不打不骂呢？怪女人，那个男人想。

那个男人离开她的房间后，她跳下床去，把门锁好。这

回她警惕性上来了，知道小县城这种私人旅社是很不保险的。她并不怕夜里有人进来奸她，她是怕她的手提包被掂了。

她把水瓶从桌子上拿掉，也拿掉桌子上唯一的茶缸。她吃力地将那个笨重破旧的桌子移到门口，顶死了门。她躺下时，还特意把那个提包揽在了怀里。

……她再也无法入睡了，觉得很困很困。她有这种毛病，一旦被打扰，她的睡意便全无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已经记不清楚。她环顾这间房子，房子极其粗陋，墙壁黑黑的，她的床边的墙上依稀有些字迹，字写得非常潦草。她用心去看竟是一首淫诗，最后那个字已经不存在了，但她知道那个字是什么字，她嘴角边有一些苦涩的冷笑。

她想起她离开家乡远到A市的时候，也曾住过这样的房间。那时候她还只不过是二十多岁，房间的墙上也有些诗，那是年轻的打工者留在墙上抒发生活苦难、个人忧伤的诗。A市是沿海一个开放的城市，沿海的城市里也有这样的房子，让她感到不可思议。她那时晚上住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白天去一家洗头城做工。很快她对这种生活感到了厌烦，她是一个内心深处极不安份的女孩，在洗头城不短的时间里，她知道了许多来自外地做工女孩的事情。第一个和她相识的男人，是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秃顶男人，那秃顶男人慈眉善眼，秃了顶还经常去洗头城，让洗头城姑娘们用酥手在他的光顶上揉来搓去，他感觉到那滋味特美。后来秃顶男人就看上了她，她就经常用手抚摸着他的秃顶，说些可笑的话。秃顶男人也不恼，还问她，你长得这么好看，咋不穿些漂亮的衣服呢？她说，谁有头发还装秃子呢？秃顶男人就笑，走时便塞给她一卷子钱。她要了那秃顶男人的钱，就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她穿着那衣服，谁见了谁说她靓。她非常感激那个秃顶男人。有一天那个男人邀她去吃饭，她就去了。她和那个男人又喝

咖啡又喝酒，还和他跳了舞。秃顶男人对她有了意，她很不自然的羞涩给秃顶男人极大的惊喜。这个秃顶男人并不是她的初恋。她的初恋在家乡那个山区的小学校，那个曾经教过她唱歌跳舞的小学教师。小学教师会拉一手好听的手风琴。可那个初恋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有她的心知道。她时常认为那是她的初恋，是一个女孩对一个男人的深深爱意。她从来没有表达过、暗示过，心底里爱着那个教师是多么幸福的感觉。

她很快地就献身于那个秃顶男人了，那个秃顶男人给她豪华的住宅和安怡的生活。她觉得她进了天堂，他是多么地爱她亲她，对于她的要求他总是要生法满足她，有些要求甚至是非常的苛刻。但是好景不长，她被秃顶男人抛弃了，她尝到了被抛弃的滋味。她第一次陷入了极度的迷惘。被抛弃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她不得不回到原来的样子。接下来她就认识了许多男人，经常转来转去地被男人们包养。那些包养过她的男人，一开始对她都很好，仿佛世界上就她一个美人儿，时间一长再美的美人儿对于他们也有厌烦的时候，他们的眼光永远追逐着新鲜。她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弃。但她慢慢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从那些抛弃她的男人手中捞了许多金钱。她可以用钱打发那些无聊的时光，也可以用钱寻求安慰，后来就渐渐消失了激情。后来她的身体就愈来愈不好了，下身出了毛病。她姣好的面容渐渐憔悴，四肢变得疲乏无力。她知道这是她放纵的结果，她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了。她有过去报复男人的想法，她要把自己的病转嫁给所有接近她的男人。她忧伤过，也尝试过。没有男人时，她想男人，需要男人，并且在没有男人时非常的苦闷，她甚至用昂贵的价钱买了一副女子快乐器，便于寂寞时使用。

她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回家乡的呢？

是她最后认识的那个男人引起的。那个男人很文静，一看就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那个男人是被她那张已经失去了血色的面容打动的，失去了血色的面容使她显得非常的沉静。那个男人爱她这副沉静的面容，仿佛是比尔《身上有条纹阴影的模特儿》的油画。那个男人告诉她他是教师，他没有钱来包养她，他只是非常愿意端坐她跟前看她那张沉静而苍白的面容。她听到他是一个教师的时候，她的心砰然动了一下。她很久很久没有这种反应了。她多年来行尸走肉一样游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许多事情已经被她遗忘了。她突然想起了家乡，家乡那所像一户人家一样坐落在小山坡的小学校和小学校那个会拉手风琴的年轻教师。那个年轻的教师爱在傍晚时坐在校门口的银杏树下拉手风琴，并哼哼地唱些好听的曲子。

那个年轻的会拉手风琴的教师影子，在她心中愈来愈大，愈来愈重要了。

……夜里她还是被敲门声打扰过几次，她欠了欠身子，疲软的身子实在是太无力了，后来她总算朦胧地睡着了。眼前却出现了那个座落在小山坡上的学校，仿佛是春天，小山坡上野花纷呈，蜂飞蝶舞，坐在银杏树下拉手风琴的年轻教师一脸光亮，手风琴音被风吹着像毛茸茸的蒲公英，飞向山村的角角落落……。她向他奔跑过去，越来越近，手风琴声却嘎然停止了，她跌进了山坡下的一个深深的壕沟中。她喊呀喊呀，喉咙里都喊出了血丝，却没有人来救她。

她被自己的喊声惊醒，醒来后感觉到下身疼痛，宛如梦中掉进壕沟中时摔着了下身。浑身出了许多的虚汗，虚脱了一般。白亮亮的光挤进格子窗，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已经很明亮了。她躺在床上不愿动弹，她听到窗外有人说，这雪下得

真大呀！怪不得射进窗户里的光线那么亮堂。

雪给了她好奇，她钻出被窝，下身难耐的疼痛折磨着她，她已经习惯这种疼痛了。水瓶里还有开水，开水已没有温度。她翻出提包中药瓶中的药片，吃了药，然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心情才好了一点。

推开房门，一股冷气裹带着雪花扑上她的身子。满眼望去，地上、树上、屋顶上全部白了，厚厚的。雪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她全然不知。雪花在空中飞飞扬扬，没有风吹，恣意的雪花优美地飘落，自由极了，她好生欢喜。药力使上了劲，她下身的疼痛有了明显好转。她仿佛有了些活力，她用手接过一朵飘至的雪花，捧在掌心，那朵晶莹剔透的小雪花在她苍白无血色的掌心，显得更加亮洁，美丽得让她惊叹。然而，那朵雪花在她的手心中片刻间便消失了，只在她的掌心间留下一点点润湿，像轻轻飞走了一般，她的心中就掠过一阵悸动。

女  
房  
客

已经是接近中午，天上的雪没有停止的意思。雪花就那样自由自在地飘呀飘呀，飘落在小城的屋顶上、树枝上、路面上。她被这恣意的落雪弄得又兴奋又惆怅，她说不出如何去解决这种矛盾的心境。她下得楼去，踏上雪地。积雪在脚下非常的柔软，像她在别墅里踩着柔软的地毯，舒服极了。旅社里的人进进出出，人们都用好奇的暧昧的眼光看她。她踏着积雪一脸的愁苦，这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县城离她的家还有20公里，十余里的山路，这会儿是无法通车了。她想这可咋办呢？

这时楼上有人走动，她发现那些人总是好奇地朝她的住房探头探脑，扭过头还朝楼下的她诡秘地笑笑。她感到一身的惊恐。她看出那些人好像是县城里的小混混。楼下的客屋里传出打牌声，还夹杂了女人的放荡的浪笑。这种肮脏的小



旅社，有些不明身份的男女是不奇怪的，她不是也被人看作是不明身份的人了吗！其实她也真是个不明身份的人。她住宿时，旅社老板娘竟连登记也不让登记，足见这女人的眼光。

她跑上楼去，拉开被子里的提包，她决定把提包里的东西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她突然想到了昨天在县城里行走时发现的邮局。对，去邮局。她被她突然的设想感动了一下。

她从A市回来时，曾想到把提包里的东西通过邮局寄回去的，既安全又省心，可是鬼使神差的她没有那样做，不知她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她竟把她多年来所有的积蓄全部塞进了这个不大的不显眼的提包里，几千里地携带着，一路上操碎了心。

她提着手提包下楼后，老板娘就追问退房不退房。她赌气说不退房。老板娘的脸看来是一副似是而非的笑容。那种笑容包含着对她这种女人的认知和理解。

街道上没人认识她，她也不认识那些匆匆忙忙的路人。县城的街道拥挤而狭窄，飞雪把街道打扮得白白胖胖，那些肮脏的东西不见了，显得十分清新。

走进邮局，她把提包里的东西掏出来。那是一沓沓崭新的大额人民币，整整十万元。营业员见到那些还没有开封的新钱，就瞪大了惊异的眼睛，她不明白面前这个瘦弱高挑的女人那儿来这么多的钱。营业员把一张单子递给她，她飞快地填写了单子，然而营业员又把单子从窗口里递给了她，告诉他，填写不详。她知道汇款地址和姓名那一栏她什么也没有写。她有些犹豫，不知道该如何填写才好。营业员见她的样子，眼光里透出质疑。这瞬间她感到身上有了冷意，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肩膀上的落雪无意间抖滑下来，掉在柜台上。洁白的雪花和柜台黑色的大理石面形成巨大的反差，她心中突然有了主意，朝单子上的空栏上写着：